

中国第一孝女

大脚女传奇

张根 / 著

THE
LEGEND
OF
BIGFOOT
FEMALE

宦官专权 | 玩弄朝纲 | 鱼肉百姓 | 祸国殃民

《大脚女传奇》

记录了一位聪明善良，明是非，晓大义，打破封建世俗，爱憎分明的巾帼奇女子。

描绘了大脚女以儿媳忍辱负重尊敬婆婆，为了维护婆媳关系，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品德



团结出版社

THE
LEGEND
大脚女传奇
BIGFOOT
FEMALE

张根/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脚女传奇 / 张根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26-1679-0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9681号

大脚女传奇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92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679-0/I. 765

定 价: 26.8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林御史巡城罚阉	魏忠贤矫旨捉林	1
第二章	张撮设计骂叶府	林郎受杖于全殿	4
第三章	叶母子独情归野	啸天崖向高遇难	12
第四章	啸天崖向高遇难	解迷蒙向高访贤	19
第五章	大脚女大闹千岁府	崇祯帝察颜金銮殿	31
第六章	千里香草介失踪	寻胞妹草木访贤	37
第七章	周月店草木现身	御史府周媚遇难	45
第八章	千里香林女逃生	黄御史包剿周家	52
第九章	千里香姐妹相遇	千岁府良玉失明	60
第十章	抚风关父母重逢	皇宫内君臣定计	66
第十一章	秃头山群雄相会	窃凤眼深入虎穴	73
第十二章	秃头山群雄聚会	京城外张撮遇难	79
第十三章	众英雄智救童龄女	大脚女夜袭御史府	91
第十四章	众英雄大战何东昌	大脚女大战黄立极	101
第十五章	御花园崇祯遇刺	同志录林苑盗窃	107
第十六章	大脚女智盗同志录	千岁府呈秀定奸计	115

第十七章	忠贤进宫刺皇上 四侠护驾战皇宫·····	124
第十八章	李朝钦血洗如意店 林元帅皇宫派兵将·····	133
第十九章	东华门淮勿大显身手 换人质向高遭遇毒手·····	142
第二十章	崇祯帝无因失踪，王人和进宫看病·····	154
第二十一章	千岁府淮勿遇难 魏忠贤地狱自尽·····	160
第二十二章	黄立极救驾有功 大脚女修坟祭灵·····	168
第二十三章	黄立极药店定计 大脚女化险为夷·····	177
第二十四章	叶夫人疯癫若狂 林元帅收养凤眼·····	185
第二十五章	为江山失官让贤 林元帅梦中遇刺·····	193
第二十六章	定奸计姑侄相会 辩情理宴桌争论·····	205
第二十七章	买红鱼跑遍京城 红鱼村林苑遇难·····	213
第二十八章	大脚女水底被救 叶夫人自责醒悟·····	221
第二十九章	黄立极设计《同志录》 大脚女割肝救母亲·····	228

第一章

林御史巡城罚阉 魏忠贤矫旨捉林

左副都御史林汝翥带领三班衙役巡视都城。他头戴乌纱帽，身穿黑色袍子，魁梧端庄，徐徐前进。三班衙役行行竖竖，斜斜条条，锣鼓震耳，非常威武。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惨叫。此声悲惨凄凉，令人冷严寒战。林御史停止前进，问道：

“前街出了何事，这般吵叫？”

过一会儿，探者回报：

“启禀御史爷，前街有二阉夺一父女财物，并殴打那老头儿。”

林汝翥听罢，心中好恼。好个阉党有多大权势，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百姓，害民如鸡，真是岂有此理！林汝翥又喝一声。众人来到前街，只见一黄衣衫儿正拳打脚踢那老头儿；一白衣衫儿正调戏一民女。围众甚多，却无人阻拦。

“大胆狂徒，竟敢白日在街上寻衅滋事，伤害百姓，调戏民女，罪当何如？来人！给我拿下，重责八十大板！”

重刑用过，打得二人周身开花，哭爹叫娘。

“放你二人去吧！以后休得闹事！”

林汝翥放声喝道，两阉儿只好叩头谢恩，打满肚子的气，恨步离去。那老头儿拉拽女儿到林汝翥面前，跪下叩头谢恩。

“你姓什么？叫什么？她是你什么人？”

“小人姓良名全。她是我的女儿，叫玉娘，过了新春正

一十八岁，因女儿艳丽所遭不幸。多亏御史爷相救，不然我们父女就没命了。”

“老头多嘴，赶快扶女回家去吧！”

日落西山，水淡云红。林御史回到府中，虽身坐客厅，而心已入九霄。他知道刚才在街上打过的阉党，不会就此罢休。

太监魏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阉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奸以幸恩，继乃敢大奸大恶以乱政。多假拟圣旨，竟自内批公文，毁祖宋政体，诽谤顾命大臣刘一燝、周嘉谟。先帝宾天，实有隐憾。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被排归野。左副都御史杨涟目击忠贤不法之状，忍无可忍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可恨那森木不仁的昏王，总是魏忠贤理直端正，杨涟理曲歪斜，便拟旨令魏广微训斥杨涟。广微虽然官居辅臣，此乃是阉党的走狗。所拟旨诏，格外严厉。魏忠贤管辖东厂，自愿出宫，又经熹宗再三慰谕，接连三日辍朝，至第四日，方御皇极门，两旁群阉扶持，刀剑林立，杨涟欲对仗再劾，偏已有圣旨传下，敕满朝诸臣不得上朝奏事。此时魏忠贤矫旨，力杀杨家满门。我林汝翥非敌不过，为国家百姓就是死又有什么可惜呢？想到此便道：

“丫鬟草介，快唤你家姑娘前来见我。”

林汝翥呆板地坐着，家将张天顺迈步走进客厅，打了个千，大声道：

“启禀御史爷，大事不好，刚才那二人入诉魏忠贤正持廷杖示威万燝，索性将您一并逮捕。请御史爷下令我们还反了吧，杀死魏忠贤，为国家除害，为民除害，为裕妃报仇，为所有的受害者申冤。不然，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父亲巡城回来了？今日天色已晚，不知唤女儿哪边使用？”

林汝翥此生就只有一女，起名叫苑儿。此女身材高大，有男子汉的气魄。因为不守礼数，外出男装学艺。身为贵家小姐，一不挂耳环，二不裹脚，所以外人给林苑送了绰号叫大脚

女。林苑给父亲见礼。

“女儿快起来！听老父安排！”林苑站起身看到父亲脸色不好，心中有点着急。

“老父今日巡城，不想碰到一案，两个魏忠贤的党徒夺一老头儿的东西，调戏民女。老父斥他们欺人闹事，薄荅了案。再有一事，前日于金殿，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皇上听信谗言，判杨涟理亏。所拟旨诏，格外严厉，为父上前保本，忠贤岂不恼恨？我儿老头终生无子无主业可寄，现在有你代管府中之事，等难过后为父再做道理。”

林苑直立如柱，挺胸胆脯，脸如猪血一般，二目圆睁，上牙挂下唇，肿着鼻子，扬有八分的杀气，一言不发，转身虎步走出大厅。

只比万岁低了一圈的九千岁魏忠贤，听二人诉说，恨得咬牙切齿，大声叫骂：

“好你个汝蓐小儿，在金殿众臣前弹劾老家，真是欺人太甚！今日犯在我手上，休想活命。来人呀！传张撮、张青二人来见！”

一会儿工夫，二人来到客厅。叩拜已毕，魏忠贤吩咐二人带领官兵五百捉拿林汝蓐。

次日天刚亮，御史府大院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家将张撮、张青率领官兵冲进御史府，把御史府上下打翻一遍，摔桌子、砸板凳，碗、盆到处都是。整整齐齐的御史府被践踏得不成样子，但没有找到林汝蓐。于是下令门户搜查，连搜几条街仍不见人。官兵所到之处，哭叫悲号。魏忠贤得知后，便指使官兵进叶府搜查。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是本朝的内阁首辅大臣。与林汝蓐关系甚是密切，而且现在又是儿女联姻真是亲上加亲。此时林汝蓐一定会到叶府，要叶向高站出，为自己讲情。

要知魏忠贤怎样对付叶向高，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张撮设计骂叶府 林郎受杖于全殿

张撮带领官兵，搜寻林御史于各大街小巷，家邻诸户皆无林御史的踪影。他感到非常奇怪，问部下道：“难道一时之间，他会跑上天？对了，叶府可曾搜查？”

张撮想到了魏忠贤的指点。

只有叶府没搜。

张撮听罢转忧为喜，哈哈大笑道：

“千岁爷早有指点，怎么不进去搜查？林汝翥乃叶向高族甥。两家之子，红媒成春。再者叶向高权威又大，他不到此又能到哪里去呢？”

张撮、张青低声说了几句：

“将军，若叶府搜不出林御史，那咱犯下了欺君大罪。”

“放心吧，千岁已安排好了！”

张撮说罢，附耳与一名偏将数语，又附耳与张青数语，便带官兵来到叶府。张青领一队官兵守住叶府前门。有两个官兵擒了两个看门的到张撮跟前，张撮变作笑脸说：

“哎呀！快给他们松绑。怎么这样对待他们，快给我退下。”张撮打量了一下二人。西边的那人个小瘦弱、尖嘴猴腮，两只鼠眼滚得像雪球似的，看了看张撮和官兵。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江本子。”西边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淮勿。”东边那人说。此人个高过丈，四十壮岁，头裹黑色方巾，中灰色的袍子，细长脸、尖下巴，稀落的胡须飘于前胸，瘦干瘦干的挺精神。

“今日念你们有功，每人赏金五十两。”

淮勿一惊，心中想道：自在叶府看门，除受叶向高的赏，别人从不过问。现在的大明朝谁不晓得宦官专权，毁灭忠良，伤害百姓。今日要领他们赏，有辱我也。常言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端谁的饭碗受谁管，这赏我不收。江本子接过五十两金子，揣到怀里，心中想：我在叶府看门有半辈子，还不曾捞到五十两金子，能得到五十两金子死也值得。江本子上前跪下施礼谢恩。

“大老爷，今日赏金，不知要小人做什么事？一定效力。”

淮勿手拿金子，心中沉思，上前一步：

“小人无受赏之处，这赏我不能收。”

“慢！听我说明。现在万岁有旨，捉拿老贼林汝翥。这是你们主动立功受赏的好机会。只要你们一句话，这赏就可领取，林汝翥是否藏在叶府？”

江本子非常高兴，一惊脱口而出：

“林汝翥……”

“江大哥，叶相爷来啦！”

淮勿急忙插嘴，江本子的话说出半句，便咽了回去，急忙向叶府门口望去。江本子被淮勿一吓唬，心中开始害怕起来。张撮看出门道，知道淮勿不能使，干脆把他撵走算啦。

“来人！把这老东西赶出城去！”

过来两名官兵拉走淮勿。张撮走到江本子跟前，拍了拍江本子的肩膀，很亲热地说：

“不要害怕，此时无人阻拦。”

江本子起初挺热乎，被淮勿一击，进退两难。自己在

想：要是说出去，相爷会饶我吗？我这个美差往后也别想干了：要是不说，嘿！这金子真怪可惜了！真难呀！江本子进退两难，自己犯起难来。他后退了两步，那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小人，不敢说，我怕——我怕……”

张撮猜透江本子的心思，笑了笑说：

“哈哈！怕什么？不就是看个门吗？好！再送你五十两，怎么样！你回去买几亩好田，不是很好吗？”

江本子接过金子，揣将起来，跪下叩拜：

“多谢大人恩赐，林汝翥昨晚进府，至今未出。小人若有半点撒谎，愿受杀头之罪。”

张撮听罢放江本子回家。江本子心中高兴极啦，走着走着自由自在地哼起小曲子来。走至一巷，被迫在后边的官兵一剑刺死，从后心穿至前心，肠子、肺子、肝子，一联串拉将出来，好像杀狗似的叫了两声，便见阎王了。

张撮立刻分派兵将，捉拿林汝翥。

“将士们，今日奉旨捉拿林老贼，老贼就潜在叶府。快给我锣鼓宣天，拳打府门，谩骂坐索，看那老贼怎的？”

一声令下，锣鼓齐发，串街鸣巷，惊天动地。所有官兵和声谩骂，高高低低，打得府门大发吠叫。

昨天晚上，林汝翥料知阉党定来捉拿自己，自己年过半百，身体不济，恐未到大廷，先遭受中使私自殴打，所以先到叶府，让叶向高保奏，收回中使，自愿到大廷受杖。在当时，只要得罪九千岁，那就是得罪了万岁。想辩理无处去审，所以林汝翥自愿受杖。两人正在谈论朝中之事，忽听外边喧声大作。

“来人！门外出了什么事？快去探来。”

“相爷，大事不好。”

叶向高乃粗性之人，听说不好，便大声责问：

“何事慌惊？”

这声音吓得家人跌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

“阉党封住了府门，锣鼓成欢，砸打府门。他们漫骂相爷，要相爷出去对质。”

叶向高乃是内阁大学士，官居首辅大臣，在朝中也是显赫有名的人物，哪里容得有人这般欺辱？气得头晕脑涨，浑身发抖，站起来就往外走。来到府门，听见外边有人叫喊：

“呸！叶向高听着，你私自窝藏朝廷钦犯，该当何罪？”

“老贼，你祸国殃民，陷害忠良，已死到临头。”

门外乱声叫喊，话语非常难听。叶向高气得面颜乌紫，瞪着两只牛眼睛，颈红筋粗，使出自己全部力气“哐啷”一声拉开府门，冲了出去。把打门的官兵闪倒几个，顿时锣鼓声息，众官兵连连后退，有些胆小的口中啜道：

“相爷饶命！相爷饶命！”

众官兵闪开条道，从对面走来一位头戴绿色头巾，一身紫色袍子，衬得猴子似的脸蛋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平平的鼻梁，小小的鼠眼，长有满脸的紫斑。那人嬉皮笑脸地看看叶向高，走近了深施一礼：

“小人叩见相爷，劳烦相爷出贵府之门，望多多见谅。”

“你是什么人？到这来干什么？”

“小人乃是九千岁的门生，姓张名撮。奉皇上旨意，特来擒拿陷害忠良的奸贼。不想跑到了叶府，请相爷相助缉拿。”

“大胆的张撮，竟敢私自漫骂相府，该当何罪？林御史在叶府有何凭据？分明是诬陷老夫。”

“好你个老狗，你私藏奸臣该当何罪？快快交出奸贼，如若不然，你将后悔莫及。”

张撮把脸一变，不甘势弱。这时叶府的家丁也分别操刀剑来到叶向高身后，听候叶向高调遣。叶向高心中清楚，如若就此厮杀一场，对自己是无益的。不如把皇上搬出来，一既能救

下林汝翥的性命，二自己又不受任何伤害。

“你小子太狂妄了，老夫要到皇上面前告你！”

“哈哈！老狗，你到拿皇上吓唬人，到金殿呀！”

叶向高立即吩咐自家人备了轿子，直往金殿要见皇上，张撮追随在后边。

到了午门，叶向高下了轿子，第一眼就看到太监魏忠贤在站，心中便是一怔。张撮下了马，向魏忠贤行了一礼：

“九千岁，门生张撮交令，老狗来啦。九千岁，如果能来个连环诛杀计，将这老狗一并处死，岂不痛快！”

太监魏忠贤仰面大笑，走到叶向高面前。两人寒暄一阵，一起过殿。皇上开殿，参拜已毕，皇上开口：

“两位爱卿，不在府中到金殿有何本奏。”

九千岁魏忠贤没等皇上说完，就先开了口，他是怕叶向高先占了上风。

“万岁，臣专告御史林汝翥。万岁明鉴，前日他在众臣面前，替老贼万爆保本，弹劾老臣，陷害忠良。千真万确，他是万爆的党羽。昨天又在街上殴打老臣的家人，斥他们成心乱事，这不是有意欺负老臣吗？故而臣下令捉拿他交于皇上公断——与万爆纯为乱党之罪。不想贼心相连，竟被叶向高私藏起来。臣特来相告，请万岁做主清除叛党。”

当时的皇上昏庸无能，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一概不问，尽皆听从魏忠贤的鬼话。魏忠贤独占朝纲，朝野上下，尽皆变作魏忠贤的走狗。所有的忠臣良将不被流放就被杀头，当时在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伴君如伴狗，忠贤是老虎。”

由此看来，众臣们怕的不是皇上而是九千岁。九千岁挖尽心思使皇上开心，皇上更加庇护九千岁。叶向高刚直粗鲁，听了九千岁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恼恨、心慌。他已知道老贼是假传圣旨捉拿林汝翥，他想告老贼有欺君之罪。他明知皇上不能

治老贼的罪，但是免除林汝翥的一场灾祸是有把握的。魏忠贤刚住口，他便接上了茬：

“我主万岁，臣私藏林汝翥，唯恐林汝翥遭受中使的私自殴打，臣特来保本。请教万岁：没有皇上的旨意，矫旨捉人者该当何罪？”

“犯下欺君之罪，应当满门斩首。”

魏忠贤听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咦！你个龟儿子这下你可把老夫害死了。他浑身直打哆嗦，却不想皇上说了句这样不冷不热的话，却救了一家人的性命。没等叶向高说明，皇上心中已庇护着魏忠贤了。

“昨天，办罪万爆，朕有旨不准进言，他犯了朕的旨意，陷害魏爱卿。朕有心治他的罪，只念他治理都城有功，朕没有追究。不想昨日又私自打魏爱卿的家人。今日九千岁下令正合朕意，朕不降罪。”

“我主万岁！叶向高私藏国贼应治何罪？”

“应斩首，念老爱卿保国有功，也就算了！两位爱卿和解了吧！”

魏忠贤一看失策，急忙奏道：

“叶向高不治罪也罢，那林汝翥可不能放过，我主万岁应下旨满门斩首。”

在朝廷上下何人不晓得叶向高是性急粗暴之人，听说林家要满门斩首，那么自己的儿媳妇也活不了，这还了得！气得他目瞪口呆，双眼流泪，金花飞溅，咽喉堵塞，良久才会说话。

“我主万岁！林家世代忠良，何人不知，何人不晓，难道以小小私仇而绝人之后吗？林汝翥身为都城御史，执法严明，清如明镜，我为我主有这样的贤臣而自豪。宋人包青天，执法如此，先铡四国舅，又铡陈驸马，合律又合法。万岁怪罪，解甲归田，没有怒言，难道汝翥怕死不成？”

叶向高停下来，见皇上不做声，知道他没有开恩便有意借

古喻今，说服皇上。

“我主万岁，是否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在太行山下居住一位老妇，生有一子，取名叫宪娃。此子长到十三岁已是身高八尺，聪明过人，力大无穷，经常出入山中，打柴为生。每日宪娃腰中插着一把大斧头，肩扛扁担上山砍柴。一天，他正在行走，这时一声嚎叫，从山上冲下一只猛虎。红额双王，身长丈余、声音威山震海、响彻满天，扑向少年宪娃，落到他身旁。红额双王虎用头在宪娃身上蹭了蹭，然后蹲在旁边摇摆尾巴，意思说：老朋友，你来了！老朋友，你来了！每日它都到这里接送宪娃，带宪娃上山，并助他擒拿野兽。因为以前宪娃救过它的命，后来便变成了朋友。宪娃每日为它送东西吃，他们的关系可好了。一虎一人，正在行走，忽然红额双王虎一跃而起冲向山沟，向一条白尾狐狸追去。白尾狐狸看不能逃脱，便停下来，笑着说：

‘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虎大哥，你怎么忘兄妹之情，竟行凶于我。’白尾狐狸停了一下，又说：

‘虎大哥，妹妹该说你了，你乃山中之王，天下的皇帝，谁能比得起你呢？在群山野兽中哪行哪道的不怕你？可是现在却不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王被一个顽童所实，真没有一点正统。他已是山上的大王了，你却做了他的农奴，真太可笑了！’

红额双王虎听罢，心中大怒，一跃而起，冲向山谷，扑向宪娃，可怜的宪娃竟静心于它，以为玩耍，没有闪开，一口被咬断了脖子，一会儿吃光了肉，喝完了血。转过头，那狡猾的狐狸已经不见了，唯剩下这个老混王。可恨呀！可恨呀！以后谁能再为它送吃送喝呢！不久，山禽已尽，红额双王虎也就饿死了。”

万岁听到此，觉得话中有刺，是在辱骂自己，一怒之下把叶向高判了死刑。后来多亏文武大臣求情才算免了死刑，发配

边关益州，永不得听用。

过后，皇上心中气消了，心中有点后悔。他知道叶向高的为人，话已出口，怎好收回？也罢，先让他受几天苦再说。林汝翥虽使人烦恼，但治理都城有功，从轻发落。

林御史上金殿，要知林御史性命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 第三章 —

叶母子独情归野 啸天崖向高遇难

左副都御史林汝翥，接旨来到金殿，不见叶向高便知道事情不妙。魏忠贤那阴暗的面孔给林汝翥以凉人的感觉，使得他不能抬头看。

“臣林汝翥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

“林汝翥，你可知罪吗？”魏忠贤插了一句。皇上听魏忠贤这么一说，也顺水推舟。

“你前日弹劾忠贤，昨日又打了他的家人，你，你，你是怎么搞的？”

“你陷害忠良，祸国殃民，闹乱朝廷，应依法满门斩首。”皇上听魏忠贤这么一说，心中却犹豫起来，停了一会儿，是让大臣讲情。皇上打心眼里也不想杀林汝翥，过了一阵子工夫并没有人上殿讲情，看样子都被魏忠贤吓唬了。

“林汝翥听旨，朕念你治城有功，死罪免去，活罪不赦，应受杖百下。”

林汝翥跪拜皇上不杀之恩，叩头站起，被两中使架到大殿之下，凛不畏惧，慷慨受杖。由于被魏忠贤买通，百杖之后，打得林汝翥阴阳怪气，红的、紫的、辣的、酸的，一股脑儿遍及周身，好像刮了皮的猪，在刺条上滚动一般。

大学士叶向高被发配益州。次日早上，叶向高身披枷锁由中使侯黑、吏牙子押着开往益州。独生子叶有星和叶夫人一起送行。亲人分别，难舍难分。送程一里，叶向高闭口无言，